

第一章 全球化时代： 一个屈从于经济压力的行星

“正在改变世界的各种主要力量将以空前的速度继续促使世界发生剧变。而跨国康采恩的行为对这种变化亦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世界各国眼睁睁地看着权力渐渐旁落到这些‘全球玩家’手中。”

—— 德国《明镜》杂志，1996 年第 39 期

几十年来，我们为自己创造的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开始了并不是完全不恰当地被称为“经济奇迹”的经济高速增长。在“社会经济”的口号下，一个在全世界具有榜样性质的社会福利国家诞生了。工会争取到了工时的缩短和工资的增长，从而大大提高了全民的富裕程度和生活质量。技术进步使得更多工作能在更短时间内完成，越来越多的人每年可以享受更长的假期。

现在的情形如何呢？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增长，1997 年的增长超过了 2%。1996 年，申请专利的数量增加了 20% 以上，进步正在不断地扩展。现在一台市价为 2000 德国马克的电脑所拥有的计算功能，人们 10 年前为此至少要付出相当于今天 100 倍的价钱，而 25 年前它对于人们来说还只是一种幻想。通过新的技术，我们能够自动控制一系列工作步骤并使我们的生活更加舒适。借助因特网和其他媒体，我们获得信息也更加便捷和便宜，人们几乎每天都读到医学在进步的消息。自东欧集团解体后，我们也毋须再为中欧可能爆发一场战争而担惊受怕。

尽管如此，许多德国人的生活水平还是降低了。1998 年初，德国官方公布的失业人口约为 500 万，而事实上我们共缺少 800 多万个就业岗位。根据教会的报告，约 500 万人以社会救济为生，其中三分之一是青少年和儿童——这就发生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工业发达国家之一的德国。工人和职员的平均收入只相当于 15 年前的水平，而且发展趋势是越来越低。越来越多的人将无缘分享全社会创造的财富。

我们的经济不断发展，德国越来越富裕，技术发展不断进步，大部分居民的生活反而每况愈下，何以发生此种令人费解的事情呢？媒体天天都在试图向我们提供乏味的解释：我们正在走向全球化的时代，市场全球化，经济区域竞争全球化。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所谓的

“苗条的”国家，而不是不堪重负的社会福利负担。经济增长必须被用于改善企业的盈利状况。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提高工资将会置德国于死地。曾是全世界榜样的德国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已经不合时宜，它作为永远的昨日方案而被贬低。不断扩大的全球化经济活动被企业作为降低工资和减少纳税的借口，也被政府作为从社会和经济责任中解脱的理由。

第一节 世界市场的全球化

在德国，没有任何关于德国经济地位的学术报告、研讨会、报刊文章或政治家声明，可见人们对“全球化”概念漠然之程度。从最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这样理解，商品、服务、资本的交易变得越来越全球化。跨国公司诸如麦当劳、丰田或者西门子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和销售它们的产品。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相互竞争，国界的作用越来越小。我们正在进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时期。世界贸易在 1984—1996 年间翻了一番，1950—1993 年的跨国贸易增长是同期全球商品生产增长的 3 倍。同一时期参与跨国贸易的商品在全球所生产商品中的比重由 7% 上升到 17%。在德国，商品出口迅猛发展。出口商品在整个国民经济所生产的全部商品中的比重，也就是所谓的出口率，自 1980 年至 1994 年从 24% 上升到了 35%。1996 年的出口总值为 7843 亿德国

马克，相当于西班牙的国民生产总值。

在资本市场发生的变化更加巨大：国际资本流动在过去 10 年中翻了 4 番。在外汇市场上每天的交易量约为 1.5 万亿德国马克，两天的交易量就相当于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这“……相当于全球每天商品和服务出口值的 70 倍”。资本交易和商品交易被分离了。

我们生活在地球村吗？

正如上述数字所显示的，虽然在商品市场上也可以看出国际化的趋势，但真正全球化的却是资本市场：今天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获得各个金融交易所的行情，并进行股票、外汇、债券买卖。谁想要借款或者贷款，都会面临来自全球的资金供应者和资金需求者的竞争，因此，金融市场事实上已成为人们经常所说的“地球村”。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卫星、因特网），尤其是在各国逐步减少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的法律、法规的情况下，资本流动已成为可能。

跨国商品交易已有几千年历史。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对外贸易关系就不断扩大，且已与亚洲国家有贸易往来。作为海上强国的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几百年里从其海外殖民地进口商品和原材料。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出口率就已与今天相差无几。蒸汽机发明后，水陆运输变得更加快速，运输成本也因此大大降低

了。与 1930 年相比，今天的海运费用只有当时的一半，空运费用只有六分之一，电讯费用仅仅是 1%。国际商品交易增加了，同时出口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加剧了。

“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使人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在任何地方都能买到任何产品。任何企业之间，每一种工业产品和每一种服务产品都处于面对面的竞争之中。此外，总还存在阻碍商品交易的高关税。虽然关税通过协定降低了，而且亦有免税有限的地区性自由贸易区，但是全球商品贸易自由化离我们还很遥远。另外，尽管石油价格降低了，运输成本降低了，但是很多商品贸易并没有从中获益，因为它们是在当地为其他的市场所生产。欧洲包括德国一直在为全球市场生产商品的观点是错误的：欧洲联盟生产的全部商品中只有不到 10% 的商品出口到非欧盟地区。德国约 60% 的出口流向其他欧盟国家，只有不到 6% 的出口是到东南亚地区。关于服务行业也受到全球竞争冲击的观点同样是不准确的。无论是保险公司，还是绝大部分其他服务性企业都立足于国内市场。

劳动力市场也趋于国际化，但不是真正的全球化。虽然在欧洲联盟范围内存在着一个全欧劳动力市场，原则上使自由选择工作地点成为可能，德国建筑业由于面临来自诸如葡萄牙这样的低收入国家的竞争压力，也深深感到一个统一的市场带来的巨大影响，但是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尚未发生——因为文化、语言、法律上的障碍

仍然存在。

跨国公司作为“千足虫”

作为资本和商品流动的结果 企业在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时的经营理念大大改变了。如今的康采恩在许多国家都设有网点。西门子公司董事长海因里希·皮尔就自豪地说：“我们在世界 190 个国家拥有自己的机构。”这幅千足虫的画面可以让人想象：如果在一个国家里觉得不舒服或者成本太高，康采恩就把脚伸进另外一个国家。为了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组织生产，整个生产过程被分解到不同国家。哪里最便宜，就在哪里生产。通过建立全球供应网络，各国不同的成本费用优势被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企业充分利用了全世界可供使用的“生产资源”。这种也称为利用“外部资源”或“全球资源”的生产方式主要被跨国康采恩采用，它们在全球收购原材料、劳动力和半成品。它们将现代工业发达国家作为经济中心的优势（良好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劳动力、稳定的社会）与低工资国家的成本费用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

德国的汽车工业很早就把一部分生产转移给独立的配件供应商。这种趋势不断加强而且愈发国际化。例如大众汽车公司和欧宝公司就在葡萄牙或者西班牙生产汽车的重要部件，然后再运到沃尔夫斯堡（大众汽车公司

总部所在地)和吕塞尔斯海姆(欧宝公司总部所在地)的总装厂。这样就不必关闭在德国的生产车间,而只是把部分生产转移到了国外。这些公司在西班牙、葡萄牙或者捷克开展生产,并不是为了向当地提供汽车配件,而是为了充分利用这些低工资国家的成本费用优势。半成品被运往德国,并在那里组装成成品。

今天,服务产品通过遍及全球的数据网络被“发送出去”。显然这里谈不上什么运输成本问题,但产品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却是完整的、全面的。在法国新出版的每5本书中就有1本是由60个摩洛哥妇女在卡萨布兰卡录入然后再通过网络传送到法国的出版社和印刷厂的。美国信诺保险公司每天将5000份医生、医院和药房帐单发送到爱尔兰一个只有3500人的村庄。这些数据在那里被录入、加工,然后通过两根专门为这种数据交换而租用的光缆及时发送回美国,由于时差原因,美国人上班时正好用上这些数据。但是,即使像信息处理员这么高素质的劳动力现在也面临来自低工资国家的同行们的竞争。低工资国家正在以令人咋舌的低廉价格为诸如IBM、微软、惠普、AT&T或者锐步这样的公司生产电脑软件。在印度班加罗尔的市郊形成了一个“电子城市”,那里的软件设计师为了每月约500德国马克且没有社会保险的工资而拼命开发高价值的电脑软件。由于有了电视会议和遍及全球的信息网络,全世界的客户现在可以按动按钮下订单,几个星期后就能收到专门为

本公司设计、符合自己要求的电脑软件。软件的主要购买者是美国和欧洲国家，而低廉的进口软件已经对这些国家众多软件设计师的就业和不菲的薪水构成威胁。

我们能够确认，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 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量迅速增加；
- * 前所未有的全球性资本流动；
- * 企业在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时的一种崭新的经营理念——由于商品和资本流动促成的“利用外部资源”。

第二节 全球化市场的危险

“人们正在毁灭……欧洲文明——而且是以全世界最愚蠢的法则即利润最大化的名义。”

——皮埃尔·波德尔，法国社会学家

资本拥有者的乐园

过去 25 年中对资本流动控制的减弱导致投机活动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世界几乎变成了一个全球化的大赌场，使得各国的经济政策都屈从于投机者的决定。1995 年全世界远期合约，也就是商品交易期权和合约的总额

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 41 万亿美元。而 1993 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即全球各国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所创造的价值总额只有 23 万亿美元。风行的对今后商品价格的“赌博”也就是所谓的商品期货交易，从巨大的数字来看，与真正的商品交易并没什么关系，它几乎纯粹是关于今后价格变动的投机，就像原材料与促进贸易、简化贸易手续并没有什么关系一样。金融界与商界完全割裂。

各国中央银行和政府早就将货币政策主权交给了国际资本市场。不是政治家，而是大基金的投资顾问、银行和工业康采恩决定着货币汇率。外汇期权，也就是能在一个固定时间、以固定的汇率购买或者出售一种货币的权利，最早是为了保障与外国的贸易而创立的，如今 99% 的此种交易纯粹是对未来利率和汇率的投机。仅有 1% 是真正为保障贸易服务的。

欧洲货币体系之战

今天 货币投机者的权力到底多大 从英国的例子可见一斑。1992 年 9 月，英国政府在违背自身意愿的情况下被迫将英镑贬值，主要原因是德国提高利率以吸引外国资本的流入，为两德统一融资。英国没有提高利率，因为提高利率会继续减弱企业的投资行为，从而导致失业的增加。因此，基于一个自由的资本市场，外汇

从英国流出，因为投资者希望利用外国的高利率。此外，英国想稳定英镑与德国马克之间的汇率。货币贬值会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引发通货膨胀。英国要么使失业率保持在原有水平，要么通过提高利率保持汇率稳定。鉴于就业状况不佳，提高利率是不可能的，人们失去了对英镑的信心。因此，美国金融投机家乔治·索罗斯在几百家银行、基金管理者的共同参与下几乎毫无风险地投机于英镑贬值。尽管英格兰银行动用了几乎所有的德国马克和美元储备来购买自己的货币，但仍然未能阻止英镑汇率的下跌。

资本投机者的战略很简单：他们每天不停地借入英镑并马上在英国银行兑换成德国马克。英国的商业银行不断地向英国中央银行申领所必需的德国马克钞票。投机者胸有成竹地相信，英格兰银行会慢慢地用完德国马克储备。唯一能满足投机者们兑换要求的就是使英镑贬值。几天之内，英镑贬值了将近 9%。投机者获得了巨大收益，因为他们以很低的成本偿还英镑贷款。仅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就自称获利 10 亿美元。英镑被迫推出了直到那时还能保证欧洲国家货币之间汇率相对固定的欧洲货币体系。在以后的几天里，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和爱尔兰，经过一段时间的较量后也出现在法国。在整个过程中，公众几乎被排除在外，况且公众对复杂的货币政策体系不甚了了。最后，有关欧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所有战役中均告失败。从那

以后，欧洲汇率体系已是名存实亡，为了保证它在形式上的继续存在，货币汇率之间的浮动幅度扩大到了 15%。

外汇投机使欧洲的纳税人付出了 1000 亿德国马克的代价，因为中央银行的损失必须在各自政府的财政预算中进行平衡。政治家眼睁睁地看着投机者毫无风险地利用他们自己创造的货币体系，使数以几十亿计的资金从国库中流入投资基金，特别是美国的投资基金。乔治·索罗斯淡淡地评论道：“如果一个人能够摧毁一个汇率体系，那么这个汇率体系肯定在什么地方有问题。”

只要投机性的资本投资能以今天的形式存在和盈利，那么企业的利润就无法成为创造就业岗位的保证。只要长期投资的预期利润率不高，没有一个企业会冒险进行实际投资。正如德国金属公司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屈从于放松资本市场和追求快速赢利的投机行为将给大企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投机石油期货的失败造成德国最大的股份公司之一德国金属公司损失 20 亿德国马克，7000 人失业。

人们几乎从未讨论过，在一个国家或者欧洲联盟内部通过立法来重新限制资本流动，例如限制企业将利润转移到国外。国民经济因此所受的损害是巨大的。仅仅对资本收益收取的 30% 的税就导致 2450 亿德国马克的资金外逃。针对国资本的权力和失控的资本市场给工人所带来的巨大社会风险，欧洲最高层政治家的反应至

今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做了一个最强烈的比喻，他把投机者们称为“世界经济的艾滋病”。投机者只是充分利用了资本市场管理放松造成的机会，但是人们丝毫未能感到政治精英即将采取何种应对措施或者准备转换脑筋。

跨国康采恩的权力

自由市场经济有一条法则，即大企业有“吞噬”小企业的爱好。迄今为止，这种合并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进行，而且各国通过卡特尔法防止合并导致市场垄断。在德国，这条竞争规则受到反竞争限制法和联邦卡特尔局的保护，因为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趋势表明，庞大结构更受欢迎，因而它也倾向于竞争的自我削弱或取消。

欧洲统一市场和全球化资本市场的建立完全改变了这种情况。“欧洲共同发展。大批大企业试图通过进一步的收购与兼并为不断融为一体的欧洲市场、世界市场做好准备”。资本的自由流动使得资本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收购企业并不断壮大。跨国的企业合并层出不穷。德国宇航公司收购了荷兰的福克公司，德国宝马公司买下了英国最后一家独立的汽车制造企业罗弗公司，瑞典的沃尔沃公司则被法国雷诺公司所购买，西门子公司也在四处收购。“健康的进攻行为颇受

欢迎，西门子公司战略家赫尔曼·弗朗茨如是说。大企业贪吃的结果是巨大的工业复合体的出现（参看表 1）：跨国公司越来越经常地表现为跨行业的集团，也就是说，工业企业、贸易公司和银行被组织到一个控股公司里。销售额为 3500 亿美元的三菱公司应该说是最大的一家跨国公司。

表 1 全球销售额最大的工业企业

金额单位：百万美元

企业名称	所在国家	销售额	相当于 国民生产总值
1. 通用汽车	美 国	164069	印度尼西亚
2. 福特	美 国	146991	丹麦
3. 壳牌	荷兰/英国	139083	泰国
4. 埃克森	美 国	134249	南非
5. 美孚石油	英 国	81503	以色列/葡萄牙
6. 通用电气	美 国	79179	希腊
7. IBM	美 国	75947	
8. 英国石油	英 国	75797	
9. 日立	日 本	70677	马来西亚
10. 丰田汽车	日 本	70653	新加坡
11. 戴姆勒-奔驰	德 国	69310	菲律宾

13. 大众汽车	德 国	64409	哥伦比亚
15. 西门子	德 国	60586	委内瑞拉

资料来源：1997 年 7 月 8 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副刊：
“世界 100 家大企业”费舍尔世界年鉴

在与康采恩的斗争中，德国卡特尔局的地位越来越弱。许多管辖权如今已经归属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联盟竞争委员会，例如对两家加起来的销售额超过 95 亿德国马克的公司进行合并的批准权。自 1990 年以来，130 个合并申请中只有 7 个未获批准。欧洲联盟对合并的控制比德国卡特尔局松得多。“欧洲联盟委员会的观点只对那些与政治家保持良好关系的企业有利。”康采恩辩解，它们与外国企业激烈竞争，所以必须与别的康采恩合并，以便能够获得资金用于产品研究和开发，这些新产品将会快速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只有国际市场的前 3 名或前 5 名才能长久地赚钱。”现行的经济结构要求企业以最快的速度开发新产品，因为只有成为首家推出新产品的企业才有机会收回产品开发费用。“动作快的吞掉动作慢的，因为谁也不愿被别人吞掉，所以企业都开足了马力：快速思考、决定、开发、生产，在竞争中总是领先一步”。通过合并也可以获得竞争优势。

大康采恩对一个民主国家意味着巨大的危险。持续

不断的企业合并导致了一个没有任何民主合法性、独立于议会和政府的强大的潜在权力集团的出现。面对政治和小型企业，康采恩在实施它们的目标时占据了强有力的位置。这些公司越来越经常地、且规模越来越大地通过获取研究补助利用国家的资金，但它们却不再与社会分享从产品中获得的利润。它们通过威胁要削减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或者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来保证自己获得国家订单、税赋减轻和获得国家补贴。大的跨国公司通过拥有庞大的资本如今已经能够在生产基地的选择问题上玩弄世界各国于股掌之间。它们的投资趋向于在基础设施、优惠条件（减轻税赋、补贴）和减少社会福利方面提供最好条件的地方，各国政府感到是在被迫实行有利于大康采恩的政策。令人惊讶的是，中型企业在其政策中并没有明确地与康采恩划清界线，也没有要求实施公平竞争政策。在创新和创造就业机会方面，不是跨国公司，而是雇员人数不到 500 人的中小企业居于领先地位。在欧洲联盟内，中型企业雇用的劳动力占欧盟所有劳动力的 71.9%。

在工业集中化的过程中，银行在合并方面也毫不示弱，通过合并使自己的实力不断加强。越来越少但越来越大的银行通过手中所持有的股票和其客户手中的股票控制着经济的很大一部分。在德国，大股份公司约 84% 的表决权为银行所控制。仅德意志银行的 12 位监事会成员就在 70 多个工业企业的监事会中任职。德意

志银行的资产总值为 8860 亿德国马克，1996 年的利润为 22 亿德国马克。

银行业的一起大合并刚刚拉开序幕。巴伐利亚抵押汇兑银行和巴伐利亚联合银行合并后成了“欧洲最大的房地产融资商”，约 7000 人将因此失去工作岗位，尽管这两家银行盈利都颇好，两行 1996 年的利润合起来达到 48.4 亿德国马克。这家新诞生银行的实力可与德意志银行相媲美。结果，德累斯顿银行就沦为德国第四大银行，因为柏林联合银行与北德意志州银行合并后将诞生另外一个巨头。在瑞士，瑞士银行和瑞士联合银行合并后组建了世界第二大银行，仅次于日本的东京三菱银行，超过德意志银行。这次合并将使 1.3 万人在今后 3—4 年内丢掉他们的饭碗。预计银行合并仍将不断发生，所以银行的股价也将不断上升。

全球化将使组建更加强大的企业集团的发展态势愈演愈烈。较大的经济区的建立虽然意味着企业间的竞争加剧，但是这场战斗的胜利者却是少数的几家大康采恩。它们收购被打败的企业，然后相互之间瓜分世界市场。

社会和生态的螺旋型下降

我们现在正经历着市场取得全球性胜利所带来的后果。德国工业承受着“从未有过的竞争压力”（西门子

公司董事长冯·皮尔)在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下,工业界必须节省开支,具体措施就是裁员及不断削减企业和国家所承担的社会福利费用。社会福利国家继续被削弱,失业人数不仅仅是在德国创造了历史纪录。高层政治家和企业家都认为,鉴于激烈的国际竞争,越来越难以按保护生态的要求去经营我们的企业。

对企业来说,德国的社会福利开支和环保费用太高,所以只要有一点成本差距,就值得到国外去生产。在这些企业看来,在与那些来自允许污染环境的国家的康采恩的国际竞争中,环保费用意味着成本劣势。但是自由贸易思想对不断加剧的环境污染危险也有一个说法,尽管它的可信度很低:自由贸易将使所有国家更加富裕,因此也能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昂贵的”环境保护。从理论上来说,这种说法是对的,但实际情况却是另外一种情形。一方面,当其他国家的企业利润分配给股东时,为什么我们非要将部分利润用于环境保护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往往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换来的。自由贸易思想美好的公式是“只有经济增长才有资金用于环境保护”,换言之“更多地破坏大自然才能提高修复它的能力”。环境保护和自由贸易难以统一。自由贸易越多,竞争越激烈,运输路程就越长,降低成本的压力就越大,也就是说,必须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进行生产。

降低生产成本的竞争不仅导致生态的螺旋型下降,